



STARLIGHT LESS
THAN YOUR ALLURE

她的心散落在星辰大海
却憩息在他的胸膛



星光不及 你 倾城

岁惟^著

最势均力敌的**高颜值CP**
薄情世界里的**深情较量**

银屏霸道
新宠女王 × 商界新贵
叶乔 周霆深

让你翻开便忍不住心动微笑的
**娱乐圈
极致宠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咪咕阅读



岁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光不及你倾城/岁惟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21-13230-7

I. ①星… II. ①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6773号

星光不及你倾城

岁惟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胡洋 郑亚梅

流程编辑: 胡洋

特约编辑: 代琳琳

装帧设计: 林丽

内文排版: 米籽

封面绘制: 闫听听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30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230-7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目录

Contents

001 Chapter 01

夜雨眠风

她是不懂，原来对最爱的人也要稳妥精致。

020 Chapter 02

冷锋过境

我为了你，曾经很努力地想要活下去，想要长生不老，想要皓首永新，想要永生永世有爱你的力气。

042 Chapter 03

人间烟火

叶乔说：“碳酸饮料是不喜欢喝，酒是不能喝。当然选不能喝的。”
周霆深在夜风里笑起来：“行，听病人的。”

057 Chapter 04

白露为霜

“只不过是他乡遇故知而已，周先生起色心了吗？”
周霆深轻按几下触屏，嘴角带笑：“隔壁没有住着叶小姐，有点睡不着。”

073 Chapter 05

千孤万独

周霆深漫不经心地提醒她：“叶乔，这是一辈子的事。”
她颇随遇而安：“一辈子的事太多了，本来就没几件由自己掌控。”

087 Chapter 06

风雪归客

她的心散落在星辰大海，却憩息在他的胸膛。

108 Chapter 07

即鹿无虞

她像是预感到了陷阱的麋鹿，却在丛林里迷失了方向。

目 录

Contents

126 Chapter 08

若即若离

这城市里的人孤枕难眠的不止她一个，彼此相距不到十米，却已经在渐行渐远。

145 Chapter 09

霁月难逢

清秋的无数林叶从他身畔飞速倒退，像一轴青绿色的画卷。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幅画卷一展到底，在终点处敲上某人的印鉴。

166 Chapter 10

此心安处

他的眼睛盛满星光，仿佛璀璨而静谧的银河，让她想要化作星辰，将自己永久安放。

188 Chapter 11

久睡难醒

以为是一场久陷不醒的噩梦，梦到尽头，竟有一份迟临的福祉。

205 Chapter 12

今生今世

如果可以，我希望长命百岁，希望万寿无疆。
希望生生世世轮回的时候，都能遇见你投来的目光。

223 Chapter 13

之死靡他

她像一轮如影随形，却永生寂寞的月亮。那种寂寞像旅途中一盏盏感人的寒灯，堕在罪恶与自我挣扎的沼泽内，和他有着相似的辉光。
他想和她做伴。

245 尾声 你是我的骄傲

我庆幸此生赎不清的罪，是你的爱。

Chapter 01

夜雨眠风

她是不懂，
原来对最爱的人也要稳妥精致。

首映式结束，下了一场暴雨。

将近晚上十点，会场门廊璀璨的灯光外，是漆黑阴潮的雨夜。门口人声鼎沸，媒体人员陆陆续续撤场，被来势汹汹的雨势困在檐下。

嘈杂的雨声里，还听得见会场里的背景音乐——电影《眠风》的主题曲，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与法国民谣的曲调。

影评人称它为，一场文艺片的告捷。

“赖致诚导演的新作、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归国的独立电影《眠风》，画面与叙事都可以打九分。主演方面由新人叶乔独挑大梁，出人意料地成功。这个女演员身上有一种属于东方的韵致与现代性的张力，将影片聋哑女主的孤寂清灵演绎得灵肉交融。

“而且，她有一具很迷人的身体。”

叶乔踩着高跟鞋，走在空无一人的地下车库。

空寂的回声里，前面一辆车的尾灯突然一亮。司机轻摁了一下喇叭。

车牌 6379，赖导的车。叶乔向车里的人轻轻一挥手，循声走过去。后座的人颇有绅士风度地替她打开了保险锁，叶乔扶着车门，刚想拉开……小腿却突然一僵。

痉挛伴着剧痛一抽一抽地直达心尖。

叶乔微微俯身，消解抽筋的剧痛。

坐在前头的赖导见她迟迟没动作，疑惑道：“哟，出什么事了？”

后座的人却已经从自己那边下车，绕过车尾抵达她身边，声音低沉温和：“又抽筋了？”

叶乔咬紧牙关看他一眼，说：“没事。”

顾晋不顾她明显的抗拒，蹲下来扶着她的腿：“是哪只脚？”

“左脚……”

她今天穿的是裙子，短到膝盖。男人宽厚温热的手掌握住她白嫩的小腿肚，力道不轻不重，娴熟地帮她揉按：“还疼吗？”

叶乔蹙蹙眉，有点不情愿：“好一点。”

顾晋轻笑：“你多吃点。腿跟胳膊一样细。”

叶乔深呼吸一口，语调僵冷：“不关你的事。”

不明情况的赖导打开前座的车门，往后一探，哎哟一声：“怎么，抽筋啦？”

“嗯。”叶乔歉意地笑，“不知怎么的就抽着了。”

顾晋自然地应道：“没事，她经常这样。”

叶乔的笑容一滞。

赖导摸不清他们俩这诡异的气氛，关上门坐了进去。

顾晋是赖导的得意门生，早年跟着赖导跑剧组，如今是新锐导演中的一匹黑马，由于抓得准年轻人的胃口，这两年的票房反响甚至比坚持严肃题材的赖导更胜一筹。

叶乔认识顾晋，还是赖导介绍的。

只是赖导人到中年不关心八卦，不知道这两个晚辈是什么时候看对眼的。当然也不清楚，他们在半个月前，刚刚分手。

分手的过程很和平，像学成毕业一样稀松平常。

但也不代表能愉快相处。

叶乔刚恢复了个大概，就抽回了腿，半瘸半拐地挪上了车。顾晋落落大方地站起来，坐回车里。两人紧挨着，顾晋看她的眼神写满了“何必”。

赖导爽朗地笑：“听说小乔你拍这部戏瘦了好几斤，都是导演的错，

待会儿席上多吃点！”

庆功宴当然是要多吃的。

叶乔不喜应酬，这种觥筹交错的场合奉行多吃饭少说话，偶尔与《眠风》剧组的主创闲聊。因为这个性子，她常被拍到埋头吃饭的酒席照。只是今天顾晋在场，多少有点影响食欲。

偏偏顾晋作为赖导的门生，特意来首映式捧场，自然被安排在主桌。叶乔跟他相邻而坐，整桌菜对她都失去了吸引力。

她只好一口一口，沉默地喝酒。

赖导在台上一番陈词完毕，满场齐齐拍手叫好，又是一轮敬酒。叶乔满上杯子跟着整桌人起身，被顾晋抬手拦下：“你喝太多了。”

叶乔冷笑一声，本来只想抿一口，却一干到底，两指捏着空杯子向他晃两下，无声地挑衅。

顾晋无奈地笑，这回真的说出口：“何必。”

叶乔漫不经心地落座：“你管太多了。”

刚刚坐下，顾晋又给她布菜，都是清淡不油腻的解酒菜：“我从杨城过来，顺道拜访过你爸。”他看着她，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你爸爸最近身体不好，一直是程阿姨在照顾。”

“够了。”叶乔搁下筷子，“顾晋，你现在在用什么身份说话？”

“这跟身份没关系。”刚认识顾晋的时候她就觉得，他太过于稳重老成，只要他皱起眉，她就觉得错的是她自己。他用她熟悉的神情教训她，“徐臧老师光风霁月的一个人，你到底有什么跟他过不去？”

叶乔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不气反笑：“你这么喜欢我爸爸，拜访他的时候跟他聊了些什么？有没有跟他说你刚跟他女儿分手，有没有说你半个月不到就找了个新的？”

“叶乔。”

“不要叫我的名字。我犯恶心。”

叶乔甩手走人，刚站起来，小腿又是微微一抽。

“小心。”顾晋想来扶她，却被她迈前一步挡开。因为动作幅度太大，撞开的红木椅子在地上发出钝重拖曳的一声。

她烦透了那个拖泥带水的声音，忍着抽痛，大步迈出去。

高跟鞋的声音利落而有节奏，好像能远离一切。

她在陵城没有自己的车。一出门大雨滂沱，Uber 上五倍小费都没有司机接单。她干脆躲去离饭店最近的公交车亭里。

全城交通瘫痪，车亭里挤满了等不到车的上班族，没有人注意到她。

背后的广告牌上滚动着《眠风》的大幅海报。有一幅光线暧昧，她演的少女全裸。画面上的纱窗透进一丝淡黄的光，少女光洁的背部上，只有蝴蝶骨明显地凸起。

剧照刚出来的时候，顾晋曾温柔地夸奖道：“你的骨头都在演戏。”

雷声隆隆，雨势越来越大。

叶乔轻轻踩着隐隐作痛的左脚，觉得这画面讽刺极了。她倾尽演技演出来的孤独，哪里及得上现实的一根毫毛。

黑夜里，手机屏幕突然一亮，进来一条微信：“啊啊啊，表姐你是不是在明宫？附近的人显示我们俩只有五百米哎。”

发件人是她的表妹千溪，性格跳脱，自带出场高潮 BGM（背景音）。

叶乔给她回：“嗯。”

千溪又是一阵啊啊啊表情包刷屏：“有没有剩饭啊？我家这边外卖全都停送，我刚下夜班，饿成狗了[哭泣]。”

叶乔看着屏幕，笑出了声：“……”

千溪：“[哭泣Ⅱ哭泣Ⅱ哭泣]真的没有吗？”

“我可以帮你买饭。”叶乔探出身，看了眼一动不动的车流，“但是我打不到车，也没有伞。”

千溪：“没——关——系——啊！我骑摩的来接你啊！”

二十分钟后，只见一个小姑娘骑着一辆荧光色小电摩，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停在叶乔面前，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千溪一拍车座：“来，上车！”

叶乔：“……”拿起她车筐里的一次性雨衣，随手套在身上。

小电摩被千溪开成法拉利，五分钟就到了她家楼下。

但是叶乔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

千溪边停车边歉意地嘿嘿笑：“没办法，雨太大了嘛。”说完接过叶乔抱着的一次性餐盒，边插钥匙边叹气，“唉，我真是没见过比你还惨的女明星啦！雨夜给人送外卖，还只能坐摩的，哈哈哈哈哈！”

叶乔深呼吸一口忍她……可心里是笑着的。

千溪租在一个老式居民区，浴室连着隔壁的卧室。

叶乔借用她的浴室洗热水澡，墙那头不断传来嗯嗯啊啊的呻吟声。男人的声音被哗哗的水声冲得破碎，只有女孩子的娇笑声听得一清二楚。

很年轻的声音。

叶乔关掉水，擦着头发出去。千溪正盘腿坐在电脑前，鼓着嘴吃她给带的饭，一见她：“啊啊啊，明宫的油爆虾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好久没有吃到正常的菜了！你知道我实习的医院食堂有多难吃吗？真的好难吃啊啊啊啊。”

叶乔：“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考医学院？”

“表姐你不也考了个电影学院嘛……”千溪不服气地嘟哝。

千溪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白衣天使，高考不顾家人反对考了北医护理系，用能上浙大的分数考了个三流专业，还振振有词：“北医护理系虽然分数低，一出去总被人说是二本的，但是我们医学院挂钩在北大啊！走出去还能说自己是北大的！”

叶乔在她的卧室里找到一瓶矿泉水，坐在她对面，递给她：“嗯，北大高才生，帮我拧一下。”

像是某种预兆。千溪咕嘟着“你们女明星连瓶盖都拧不开”，一边拧开盖子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千溪叼着油爆虾，惊呆了：“什么情况，隔壁是床塌了吗？”

叶乔倒了两片药在手心，就水吞了：“你隔壁经常这样？”

千溪心领神会“这样”是哪样，脸一红：“隔壁住着一个女学生，真的，看上去就高中生。但是三天两头带男人回来……”

说着，又是“乒乓”两声，对面传来两个男人嘈杂的骂声。

千溪咂舌：“这得是被捉奸了吧？”

叶乔又往手心倒两粒药，刚想吞，被千溪抓住手腕一通摇：“好像有人在打架。表姐……你今晚陪我睡吧，隔壁这样，我一个人不敢睡。”

“你把我最后两粒药摇没了。”叶乔从地上捡起白色的药丸，“我今晚刚见过顾晋，不吃药可能会心脏病发。”

千溪几乎要哭了：“我病理学没好好学，你不要骗我。”

叶乔笑了声：“安定片而已。”她收拾挎包起身，“附近有药房吗？我出去买。”

“出小区左拐就是……伞在门口鞋柜上。”

叶乔推开门，想撑伞，却发现雨已经停了。

居民区里零星灯火，黑夜里浮动着潮气，天幕像被雨润湿的布纺。门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男人，被昏黄的灯光曳出狭长的影子。

一个面容俊漠的男人，额头擦破有淡淡的血迹，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开了三粒扣子的衬衣软趴趴地贴在胸膛，露出紧实有力的肌肉。修长的手指上戴着金色的细戒，烟头在他指尖明明灭灭。

隔壁的房门虚掩着，一道细长的灯光恰好延伸到他脚下，无言地昭示着什么。

叶乔挑了挑眉，回想起洗澡时听到的墙脚，那些不堪入耳的呻吟声犹在耳。

难以想象，这个男人看上去从容得出尘，在床上竟然这么齁齁。

叶乔把伞搁在门廊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向前走。

擦肩而过的时候，男人突然叫住她。

叶乔微微侧肩：“嗯？”

他在垃圾筒上掐灭烟：“附近有没有药房？”

原来他清醒的时候，声音也低沉得有种情人的欲调。这世上果真有某些人，天生迷人，无论躯壳还是灵魂。

叶乔视线上瞟，意味不明地笑：“有。”她恰好要过去，“带你去？”

两人在湿凉的雨夜，一前一后地走着，积水泛出两人高瘦的影子。

叶乔低着头，悉心地回避每一个水洼。

头顶忽然传来一声：“你很面熟。”

叶乔抬头，轻笑：“我是个演员。”他们路过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叶乔特意停下来，面朝着循环滚动的电子广告牌。

等了三下才滚到《眠风》，赫然是那张裸背海报。

叶乔之前没意识到是这张海报，对方双眸一暗，氛围一时有些微妙。她只好故作轻松，屈指敲了敲屏幕：“就是这部。”

周霆深手指在冰冷光滑的电子屏上摩挲，沉眸看了几秒，说：“不是因为这个。”转身有些痞气地牵了下嘴角，“不过很漂亮。”

他嗓音有些沙哑，淡淡的烟草味被夜风浸得又凉又性感。“漂亮”这个词被用在这张剧照上，突然横生出百转千回的暧昧勾引——或许是她刚刚听过一场精彩壁角的缘故。

叶乔张张口，没出声，继续往前走。

怎么忘了他是这么一个人呢？她居然还认真地解释，而对方也许只是在老套地搭讪。

二十四小时药房的绿色招牌在黑夜里很醒目。

两人并肩走进，昏昏欲睡的店员都清醒了不少。

叶乔从售货员的眼神里读出了昭然若揭的暧昧含义——深更半夜，俊男美女，来药房，还能买什么？

周霆深显然也读出了这意味，却迟迟不开口。

叶乔突然就有些反感，凉声道：“一瓶安定。”

“有处方吗？”

“嗯。”叶乔从口袋里掏。

周霆深买了医用酒精和消炎片，还有一包创可贴。

售货员一脸“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的表情，失望得很。直到看到叶乔处方上的姓名，比对着脸，眼底才重新燃起八卦之魂：“叶乔？你是最近新上的那个片子，演《眠风》的那个叶乔？”

叶乔低低“嗯”一声，说：“药好了吗？”

“好了！”售货员的笑容都热情了不少。

周霆深先一步付完了钱。叶乔拿着药去收银台，准备和他分道扬镳，谁知原本已经出门的男人突然折返，大步迈到柜台边，一把揪出售货员藏在下面的手。

叶乔被这变故一惊，微微侧目。

售货小姑娘一边挣扎一边大喊：“你放开！你干吗？”

男人的眼底没有一丝动容，掰开她扣得严丝合缝的手指，把她手机上最近两张照片按了删除。

“你神经病啊，多管闲……”小姑娘叫骂了两声，一个“事”字还噎在喉咙口，就被他深寒彻骨的目光一扫，不吭声了。

叶乔静静旁观着，触上他的目光——他皱眉盯着人的模样令人胆寒，像是某种密林里的猛兽，凶恶得仿佛天生浴血而生。

小姑娘揉着红了一圈的手腕，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不就是偷拍一张女明星和男人光顾药店的照片发朋友圈吗？至于吗？她瞪着他，低低地骂了句“神经病”。

叶乔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和他对视一眼，没有多说话。即便是为了帮她，她都觉得他残暴得有些过分。

她结完账出门，略微烦躁的心情被夜风一吹，平静了不少，还是转头对他说：“谢谢。”

“不用。”周霆深自顾自地坐上路边的花坛，拆开一个个药盒，消炎药直接一口干吞，又面无表情地给自己蘸酒精。

叶乔双手插口袋，静静地看着。

他身上的伤口比表面上多，右肩靠近颈部擦了一道，上药格外艰难。但他还是很快涂完了，对自己同样粗鲁，像个亡命之徒。

只是在贴创可贴的时候，即便是亡命之徒也有些对不准。

叶乔上去接过创可贴：“我帮你吧。”

她撕开塑料纸，俯身帮他贴好。

近距离的头颈相交，能清晰地嗅到彼此身上的味道——女人发丝里甜馨的、沐浴后的香味，和男人身上潮湿的医用酒精味，混杂着淡淡的烟气和血腥味。

明明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味道，叶乔却并不讨厌。也许是因为他的躯壳是温热的，微微粗砺的皮肤没有女人那么细嫩，有种雄性动物天生的可信赖感。

可惜这往往是一种错觉。

“好了。”

她直起身，把他撕下来的包装盒都收集到塑料袋里：“帮你扔了吧？”

他重新点起一根烟，眯起眼看她：“行。”

叶乔很干脆地转身，走了一段，把那袋垃圾扔在小区回收箱。

在周霆深静沉的目光里，她的背影突然顿住，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纤弱的背部明显地僵了一下。

屏幕上有几个未接来电，还有一条短信。

叶乔看也没看，把那条短信拖进了垃圾箱，顺手拉黑了联系人。

结果一回屋子，千溪正坐在客厅，唯唯诺诺地接电话：“啊，在我这儿呢，对，挺好的，出去买药了。啊，她情绪挺正常的呀，是正常的药，嗯，对……”

叶乔直接过去抢了手机：“顾晋你准备阴魂不散到什么时候？”

没等对方说话，她就掐断了讯号。

千溪把她迎到沙发上：“啊啊啊表姐你不要生气……我不是故意接他电话的。他说你中途从庆功宴出来，家里电话也没人接，怕你想不开……”

叶乔冷笑出声：“一定要这么自以为是？我今年几岁，分个手就跳楼？”她竭力忍着，想吃安定片，但双手生理性地发抖，白色药片撒了一手心。

“唰”的一下，像往日岁月倾泻的声音。

“别别别！”千溪嗷嗷嗷地把药夺回来，“这药吃多了就正中渣男下怀了！我的亲表姐！”

这天闹到后半夜才入睡。

半梦半醒间，叶乔听到千溪接到一个电话，在阳台压低声音：“阿姨，对，她在我这儿呢。挺好的，按时吃药，这会儿已经睡着了……没事，我一个人住，不麻烦！”

叶乔阖着眼，突然无比疲惫。

千溪打电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入耳：“唉，表姐平时挺冷静一个人，怎么遇上顾晋就不对劲了。哎，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表姐得过这个病，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您多谅解她……”

心脏在黑夜里有节奏地跳动，她清晰地听见自己身体里血液涌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重锤击打着耳膜。

好像在提醒她，这颗心不是她自己的。她得惜命。

命运这种事，她逃不开。

第二天清早，千溪的男朋友来接她上班，顺便把叶乔送回家。那个心外科医生跟叶乔一般大：“听千溪说，叶小姐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嗯。”

“好几年了吧？”

“十年。”

傅医生怔了一下：“那会儿心脏移植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像叶小姐恢复得这么好的很少见。”

他还要说下去，千溪推推他，他专心开车，没在意：“演员这一行经

常日夜颠倒，寒冬酷暑地拍摄，非常不利于病人康复。叶小姐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应该考虑转行。”

车开到叶乔家，千溪连忙追下来赔不是：“表姐你别生气啊，我也是随口一提我有个姐姐做过心脏移植手术，没想到他就记住了。他这个人，一提到自己的研究方向话就多。”

叶乔笑容很淡：“没事。看得出来他对你挺好的，大清早来接你。”

“就还可以吧。”千溪嘿嘿地笑，“你也老大不小了，以后红了就没人敢娶你了，还不赶紧给我物色个新的表姐夫！”

叶乔没吭声。千溪立刻觉得自己说错话，刚要纠正，叶乔却说：“会找的。只是一时没有遇到可以将就的人。”

曾几何时，她觉得顾晋也不过就是可以将就的人。

现在却没有那份傲气了。

也难怪他吵得最凶的几次，说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看起来理智懂事，私底下却任性用事，不懂如何活得稳妥精致。

她是懂，原来对最爱的人也要稳妥精致。

经雨水一夜洗刷，小区里的绿化多少有点枝叶狼藉。她住的单元楼下有一株西府海棠，被打得蔫蔫的，果实浆汁融了一地青草。

叶乔跨进大门，按了电梯楼层，低头看手机。

经纪人把她拖进了一个新的微信群，群名叫“守望者”，成员十几个，头一个就是顾晋。

昨晚删掉的联系人，又以这种方式回到了她的世界里。有什么办法呢？当初签的合同，因为导演是顾晋，即便是个女三，还要到晋南地区农村拍摄，她也欣然接受，开价很低。

现在想想，女人自降身价，真是全天下最愚蠢的事。

电梯抵达二十三层，两侧的门同时打开。她恍着神，下意识往前走，在密码锁上按下六位密码——“嘀”。

“咔嚓”一声，门开了。